

570

新生活運動彙編第三集

新生活
古義

民彝論

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印行



啓者：本會出版新生活運動彙編第三集，民
彝論』，係浙人何燦所作，內容論述古人持
躬接物之道，尙能作爲新運之參考，爰以
付梓，聊資取證。

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啓十一月十五日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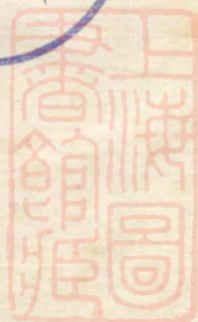


A541 212 0022 9222B

新生活古義

言近旨遠

蔣中正



1511341

民彝論

何燦子文著

第一章 導言

救亡圖存的新生活運動，其第一步已在開始舉行了。我們須知新生活是「行」的生活，不是「知」的生活；是行以益智的生活，不是知以求行的生活。或問：「天下之事，不知烏行？」曰：「吃飯睡覺，當初又誰教你來？」吃飯睡覺，是人生的本地風光，總理所說「不知也能行者」；但不知怎的？我們今日，有時連飯也吃不下，覺也睡不穩，明明本地風光，翻至大煞風景，這怎麼辦？或人又說：「吃飯睡覺，祇是吃着睡着，關甚大事？吃不下，少吃點，睡不着，遲睡點，有甚難處？」答：「你說不難，你自吃去！」記得古人說，「終日吃飯，何曾咬着一粒米？終身着衣，何曾近着一縷絲？」那是禪話，不去管它。孔子是古今中外尊爲聖人的，——至少是個誠實君子（見顧頡剛古史辨第二冊）

——他也曾說，「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！」此話怎講？莫是他老人家要做飲食之人，還是深有味乎其言？現今且把中庸此章全錄於左。

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！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！

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！（禮記中庸）

道之不行不明，由於知愚賢不肖的過與不及，這是何等重大問題！却用小小飲食取來作證，却是何故？諸君休視這話輕描淡寫，飲食能吃不能吃，知味不知味，與所謂道，真有密切的關係呢！我們雖不妨雞豬魚肉逢着便吃，我們要須吃得有禮，因為禮始諸飲食。我們可知人生日用事物之間，雖在小小動作，莫不有他一定的道理，一定的規則；失此理則，無論德智體三育，都蒙不好的影響，充其極，便是亡國滅種的慘劇，亦不難演！老氏有言，「吾之所以有大患，爲吾有身。」天下萬事萬物，惟有「修身」乃是人生最緊要的工作。禮記上說：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爲本。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！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！（禮記大學）

新生活第一步，就是教人把身修了起來！致知格物，原所當爲；祇這本身日用事物之常，要須加緊約束，不可失却常度，這就是「衣食住行」須要整齊，清潔，簡單，樸素以求合乎「禮義廉恥」的建設的生活。

近頃有人說：「新生活是瑣碎的運動，無關大計。」又有人說：「新生活是空乏的運動，無益民生。」耳目所及，頗有是項非議。今且一爲商兌如左。

（一）新生活第一步所標的「生活須知」，初看起來，似是小言詹詹；可是其言雖小，百物不廢。天下事物，原是有大有小；論事之理，實無大小可言。一勺之水，原不及河海之大，但原則上河海之水，亦不過輕二養所成，與一勺者有何差別？孟子說：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」大人動容周旋，無不中禮。此在大人，不過「義精仁熟」之所致。其實在原則上，大人食息動作，何嘗有

甚異於恒人？亦有甚異於孩提之童？再申古義，以足吾說。

子游曰：子夏之門人，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。抑末也。本之則無。如
之何？

子夏聞之曰：噫！言游過矣！君子之道，孰先傳焉？孰後倦焉？譬諸草木，區之別矣。君子之過，焉可誣也！有始有卒者，其謂聖人乎？（論

語子張）

子游以「形上之學」爲本，子夏以「洒掃應對」下層工作爲本，學者致力奚從，這是學術上聚訟問題之一。有謂先尊德性而後道問學者，有謂先道問學德性自尊者。這等問題，祇好折中於夫子之言。他說：

不怨天，不尤人；下學而上達。（論語憲問）

這可見「洒掃應對」的下層工作，是「君子務本」底一定的次序條目的了！伊
川程子對這問題的理，說得很好。他說：

君子教人有序：先傳以小者近者，而後教以大者遠者。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。（論語子張集註）

這已說的明白達暢，有本有末的了。程子更說：

洒掃應對，便是形而上者，理無大小故也。故君子祇在慎獨！（同上）

自洒掃應對上，便可到聖人事。（同上）

這是徹上徹下的話。學者試把此二語，平心靜氣，仔細思量；或者真實地自能發覺古人「洒掃應對」小學之教，確是人生基本道德，不是徒作一番話說的罷！

不過今日提倡的新生活，——所謂「衣食住行」一定的規矩清潔運動——此在古人兒童小學方面，本就嚴格地教養成就，所謂「小子有造」。以後進德修業，輕車就熟，便是成人有德。但自秦漢以後，專制帝王，一意愚民；小學之教，歷代以來，不聞有甚具體的計劃與其施行；以至黑暗到今。現在實行新生活

，竟要我們倒退年紀，重新做了小子起來；這事看似滑稽，其實事態極爲嚴重！所以考亭朱子對此鄭重的說：

夫其歲月之已逝者，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。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，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？蓋吾聞之，敬之一字，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。爲小學者，不由乎此，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，與夫六藝之教。爲大學者，不由乎此，亦無以開發聰明，進德修業，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。不幸過時而後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，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；則其所以進者，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。其或摧殘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，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，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，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。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，非百倍其功，不足以致之！若徒歸咎於既往，而所以補之於後者，又不能以自力。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；而身心顛倒，眩瞶迷惑

，終無以爲致知力行之地矣，况欲有以及夫天下國家者哉？（大學章句

或問）

朱子這番話，真是語語親切，字字有味。學者既已失却「小學」便須重新加功補它起來；其要祇在一敬！蓋學有大小，理無大小，「洒掃應對」之事，本吾人所易知易行；如說「徐行後長」，豈人所不能哉？所不爲耳！再說「並坐不橫肱」，問它甚故？古人幼時，便能知答，「恐妨同坐者。」這是人生天賦的知能，卽小可大，卽邇可遠的基本道德。我們今日所行的新生活，直是二千年來重新估定人生價值的最新最合理底建設生活！何謂無裨大計？若以此爲瑣細而不屑爲，朱子此段後半的話，正爲「五四」以後這般知識分子作一寫照！

（二）至說倉稟不實不可以知禮節的話，亦屬似是而非。管子的話，我承認的。嚮來有人說，「天下無如吃飯難」！這話誰人能不肯？更譬有人說，「天下無如做人難！」這也不見有人反對的罷？偷把兩語比將攏來，問：「天下還

是吃飯難？作人難」這到成問題了。也許竟有人說：「吃飯難！沒飯不能做人」。果有是言，我可絕對不能承認！我們要知道做人難於吃飯，不會做人，有飯也不會吃！最淺近講，譬如有人黎明不起，庭除不掃，囚首垢面，惰其四肢；這豈不致病？到了病，那醫珍卷羅列，怎生吃得？這祇在「體育」上講。至於「德育」方面，不合做人，自然「不奪不饜」！明明飯食擺在面前；從「簞食豆羹」起，直到「季土地而食人肉」！道是爭食，其實早把食的本質，拋去九霄雲外；所爭的食，還不是狗在橋上所覩已影之食！人而至於「無禮無義」，不辨名分，吃飯二字，變作難於做人，却也難怪！現今且看古哲所講做人吃飯的道理如何。

子適衛，冉有僕；子曰：庶矣哉！

冉有曰：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：富之！

曰：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：教之！（論語子路）

這不是重食輕禮的話。所謂「夫言各有所當」。富字對庶字而言。既庶自應加富；（加字注意）既富自應加教；並非原則上富之必重於教，必先於教也。細思文情便得。

子貢問政，子曰：足食足兵，民信之矣。

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？曰：去兵！

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？曰：去食！

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！（論語顏淵）

這便聖人情見乎辭的話了。正虧子貢問之不已，猶如扣鐘般的只顧扣去，聖心底蘊，遂無可逃。

齊景公問政於孔子；孔子對曰：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

公曰：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；臣不臣；父不父；子不子，雖有粟，吾得而

食諸！（論語顏淵）

「公曰」一段，如何浮泛的話，論語記者以極謹嚴之筆，斷不致浪費筆墨！這正足以發聖賢未發之蘊；以見禮義不明，倉廩雖實，亦是靠不住的了。所以孔子有時竟很明顯地說：

君子謀道不謀食；耕也餒在其中矣！學也祿在其中矣！君子憂道不憂貧。
（論語衛靈公）

這是聖人露骨的代表。祿字不是加官進祿的祿。（子張學干祿，教以慎言慎行，便是祿在其中。）這祇顯示着道之甚重於食耳，並非以食為不足謀也。

眼前中國唯一嚴重問題，無疑的便是「帝國主義」「經濟侵略」底一回事。這是全世界整個問題，仔細思量，直有「闖天踏地」無可奈何之慨！但是怎麼樣呢？在這國際經濟猛烈鬥爭之下，「東方病夫」盡為他們所洩尾閭之場；無諱言地說，「人為刀俎，我為魚肉」，他們經濟策略變端百出，我們只是立於被動地位，無論如何，總拗他們不過！最近又是美國「白銀問題」，銀價提高，外貨益形

侵入，長此每年入超四五萬萬元漏了出去，那怕百足之虫，也須有僵的日子！事到其間，我們祇好一面亟事安定農村，改良生產方法，以期產業增加；一面勵行新生活節儉運動，以圖消費減少；「開源」「節流」，雙管齊下，此在我國經濟情形，祇好如此辦法。更深切言之，「開源」問題，就是「提倡國貨」，只要國人自用「國貨」便是源有所開；但看這事談何容易？舶來貨品，由其「物質文明」純熟功候，無論如何，總較國貨爲精爲良；加以探併傾銷，「國貨」一時究不能與外物競爭，這「開源」二字，以言今日，實屬不見有甚把握，明明國貨之年，其年入超如何？事實在前，何容否認！看來還不如厲行新生活運動以爲釜底抽薪之計。因爲新生活主義，本是整齊，清潔，簡單，樸素以求合乎禮義廉恥。它的宗旨，便是提倡：（一）生活軍事化。（二）生活生產化。（三）生活藝術化——便是合理化，簡約言之，便是提高不足的道德生活，減低逾分的物質生活，這便是「釜底抽薪」之計，亦見「節流」之重於「開源」也。今日之事，大忌橫

口非議，不負責任。中國之病，大都「腐化分子」之所釀成，「腐化」一日不去，帝國主義之侵略一日不已，貪官，污吏，奸商，巨紳，與夫受遺產毒底高等流氓，摩登男女，何一非洋貨兜銷主顧？此等奢淫腐化之習一日不改，「漢奸」「土匪」之活動，亦一日不止，新生活運動就是竭力剷除此等腐化惡習，直接足以挽回利權，減少生活浪費；間接足以休養生息，提高國民人格。舍是不爲，「先生將何之」乎？

第二章 體道

中國之人，每喜談道：道是什麼？老子說了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，（道德經）

道之爲物，惟恍惟忽。（同上）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……吾不知其名，強名之曰道。（同上）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，下士聞道大笑之，不笑不

足以爲道。(同上)

是這等話！看他文字這般鶻突，這等恍惚，好像自己都講不清楚。最奇怪的，還說下士聞道竟要大笑，而且要渠大笑方能爲道，這正應了「衛玠談道平子絕倒」的話兒了。這等的道，正所謂「道其所道」，除非要像佛家的「頓悟」，或者還能得其端倪，我們要想用求學底方法求他的道，他便首先把你拒絕！你看他——老子——說：

絕學無憂！（道德經）

不出戶，知天下，不窺牖，見天道，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（同上）

這正是「何必讀書」或是「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」了！這等的道，定要說它「胡言亂道」，我們何敢遽易斷定。但是這種「玄學」，程度未免太高了，究使我們「不得其門而入」，你要從它書上參究，結果只是「莫名其妙」。注它的書，歷代以來，無慮數十家，結果也是他說他的，你說你的，或竟如潘老丈說「不

說還似懂，一說反更糊塗」了。凡道家的話，如莊如列大都如此，這非但行，就是知的門路，也摸不着，這等的道，祇好「存而不論」。

我們回過頭來，從六經方面求所謂「聖賢君子之道」。但你不要忙！你若「知識慾」熱昏的時候，有時也會逢着這等的妙談，使你神經麻醉的。

無偏無黨，王道蕩蕩，無黨無偏，王道平平，無反無側，王道正直，會其有極，歸其有極！（尚書洪範）

洪範的話，這麼「冠冕堂皇」，我們只有搖旗吶喊的分兒，要想和它招呼，它只自唱高調，給你不睬。什麼「會歸有極」？我們也只好聽聽。這還不是同讀道德經一樣的「莫明其妙」嗎？好！我們還是專讀孔孟之書罷！到底孔孟的話，較為「受用」一點。但是你看：

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；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；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

唐棣之華，偏其反而，豈不爾思，室自遠爾。子曰：未之思也，夫何遠

之有！（論語子罕）

文王視民如傷，望道而未之見！（孟子離婁）

文王一響被人尊爲「聖人」的，他却望道如未之見，照全章語氣看來，孟子並不是代文王客氣，看來道真是難見難明；至於孔子，竟說此道頗自易見，只要肯思，連權字都摸得着；而其所思，只在一個反字，似乎一反了來，那室也不遠了，道便赤裸裸給你看見了。這正與老子「反者道之動」的話一鼻孔出氣，直使我們顛倒迷惑，無怪屈靈均澤畔行吟「上下求索」，不自覺地竟索到「江魚腹中」去了！其惑孔孟的話何嘗欺我，只是我們程度不到之故，我們再看！

誰能出不由戶？何莫由斯道也！（論語雍也）

行之而不著也，習矣而不察也，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！（孟子盡心）

來了！這是聖賢「切問近思」的話兒了！個個人都有眼前應行的道，個個人

眼前所行的，都自以爲不是道：個個人都是「騎驢覓驢」，自己終日行道，反要昂首去求天外之道，孔孟的話，真是十分痛心地说。從此我們便可效禪家伸它一指，說「道在這裏」！這裏便是我們「布帛菽粟」「家常便飯」日用應爲之道！看賢聖說：

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；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，恐懼乎其所以不聞！（禮記中庸）

這是聖門所說真正日用親切有味之道，朱子章句說：

道者：日用事物當行之理，無物不有，無時不然，所以不可須臾離也，是以君子之心，常好畏敬，雖不見聞，亦不敢忽。（中庸章句）

這方是道之真解！朱子謂「敬之一字，足補小學之失於前」；而今說道，又以敬畏二字持守其間，可知敬爲行道之要。（見第一章）中庸又說：

道不遠人，人之爲道而遠人，不可以爲道。詩云，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

！執柯以伐柯，睨而視之，猶以爲遠；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（禮記中庸）

朱子章句說。

道者，率性而已，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，故不遠於人。若爲道者，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，則非所以爲道矣！君子之治人也，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其人能改，卽止不治，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，非欲遠人以爲道也。（中庸章句）

「道不遠人」是孔子教人深體道之真切所在處。試思「人」只要盡得人之本分，便是「有道君子」，便是人的「終身大事」完了；種種「博學多能」之事，在聖人視之，直是可有可無。論語說：

太宰問於子貢曰：夫子聖者與？何其多能也！

子貢曰：固天縱之將聖，又多能也！

子聞之曰：太宰知我乎？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；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

！（論語子罕）

太宰以「多能」爲孔子成「聖人」的要素；子貢進一步說，「多能」不是成聖要素，夫子本有他「文武之道」，足爲天資聰明，「多能」只是他的餘事；這已把「多能」看輕了不少，至於孔子，根本不認「多能」是自己的事，只要做人道理不錯，那「六藝」末事，多少不去管它，其實「六藝」裏面，何嘗非道之所寄，祇是世人往往以藝爲道，如太宰所說的話；流弊所極，往往見藝而不見道，以至重藝輕道，對於人生日用事物之常，反至茫無所措，所以近日蔣委員長很沉痛的說：

我們在學校裏教學生，絕對不是在講堂上教點國文，史地，理化，英文，算術，或其他技藝而已，一切的學術技能，都還是教育次要的東西；最根本要緊的事情，還是要教做人的道理，養成學生完美的德性和人格

，使他成功一個明禮義知廉恥的人！具體的講，就是首先要從他們衣食住行教起，使他們都能過整齊，清潔，簡單，樸素的新生活；如果這個根本的東西忘了，單是教些物理，化學，英文，算術等知識技能，不管你教得怎樣的，也沒有用，因為知識技能，禽獸也有的，禽獸也可以教會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，人之所以爲人，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！（新生活運動之要義）

我們既知聖賢體道而不重藝，而其所謂道，不過「日用事物當行之理」，不須求之冥漠，放言高論。所以孔子說：

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，有餘不敢盡。（禮記中庸）
庸字最有深義！我們千萬不要視這庸爲平凡之庸，天下妙理，都在這庸字裏面！此理爲莊子爲能默識心通，所以他說：

筵與楹，厲與西施；恢恠憖怪，道通爲一，其分也成也，凡物無成與毀

，復通爲一；唯達者知通爲一，爲是不用而寓諸庸，庸也者，用也；用也者，通也；通也者，得也；適得而幾矣，因是已！（齊物論）

這話怎講？我們須知天下極平常（庸）之理，是從極非常（恠怪）的兩面（厲與西施）變了來的！老子說：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，」理數到三，方有着落，兩端各居相反地位，各俱相反性質，中間折中調和，謂之「中和」，和便平常，卽是「中和」。譬如歲時春，夏，秋，冬，春秋溫候不算；到了冬夏，祁寒暑雨，小民都要怨咨，這便是溫度非常所致！可是我們人身，都有一定的「常溫」，我們冬爐夏冰，定要保持已身常溫，這「常溫」自何而來？自沸點來？不。自冰點來？也不。乃是冰沸兩點非常度數所會通來底三十餘度的常溫！可知我們所謂常，實由非常而來，沒有「非常」；斷沒有常，非常定有兩端，中間都是平常；不上不下，都是這等「中人」。中人受「氣質之拘」大都偏於一端（口不是極端），不見「垣一方人」，惟有聖人天縱之智，兩面都能見其「極端」

，兩得其極，中自灼見，不偏之中使得，不易之庸自然亦在其中了。不易之庸，原是平常得很，祇是我們千萬不要看輕了它，它是從「上天下地」極非常的道裏面烹鍊出來的。能循此常，自能「允執厥中」以漸參乎「非常」之變，不循乎常，則是鹵莽滅裂，動輒得咎，卽或不死，亦「罔生幸免」耳。嗚呼！抑何今日非常之言非常之行充滿於世耶？

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謂命也；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，以定命也；能者養之以福，不能者敗以取禍。（成公十三年傳）——春秋左傳

這是春秋劉康公論成子的話；劉子所謂中、就是中庸之中；其所謂命，便指「庸德」而言，「庸德之行」便是「動作禮義威儀之則」。

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則，民之秉彝，好是彝德。（詩經烝民）

這是詩烝民篇美仲山甫辭，孟子引孔子說：

孔子曰：爲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！夫有物必有則，民之秉彝也，故好是懿

德。(孟子告子)

這就是了！原來聖賢之所謂道，就是「中庸」，欲求中庸，要須「庸德之行」，庸德之行，便是「動作禮義威儀之則」，動作禮義威儀之則，便是生民所秉之彝。彝，常也。民性本有尋常之理；天地萬物，本來一物必有一則。物所有的則，與人所秉之彝，真是密切不能分離。更約言之，幾若物則即是秉彝，秉彝即是物則。因為如此，吾人祇要不失所秉之彝，對於格物，委非難事。而所格之物，精神方面，便可「觀物比德」，以為修己安人之用；物質方面，便可「備物致用」，立成器為天下利。這便是孟子所說「萬物皆備於我」的話。但是所秉之彝，如何方能不失？則如陽明先生說：

汝耳自聰！目自明！……（傳習錄）

這等的話，意味雖好，可是沒有把握；不如先看孔子說：

君子有九思：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

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。（論語季氏）

這等的思，雖屬言之有物，可是我們仍若沒有把握。我們還不如照新生活須知規規矩矩的做去。

眼要向前正視；開會看戲要靜肅；說話態度要和氣；見了長輩要敬禮；等人家說完再說；人有喪事勿嬉笑；凡事要講道理，不要吵鬧；不要開口罵人，動手打人，拾到東西交還原人。（新生活須知）

這倒是深合「九思」的實在工作！這是民生本來所秉之彜，所好之德！試執任何路人問，帽戴正好？歪戴好？臉洗淨好？垢污好？凡屬人類，總不會對於次問說好的罷？縱或有時也有什麼「側帽的參軍」，一囚首垢面的學士，我們只當他例外，任他風流自賞，我們覺得這便是我國腐化分子的反映，對於現今時代是不許存在的！

學術思想，東西文化各有不同；惟有「庸德」，無論古今中外，凡有血氣，

無不相同，譬如曲禮弟子職所講之禮，以及新生活須知九十六條「規矩」「清潔」之則，祇要是人，怕不連連首肯，以爲人所當爲！（除是知識分子有另外疑問，又當別論，參看第一章。）但是西人何故守此不廢？吾人何以這般「隨便」？病在中國之人腐敗沒落！你想鴉片明明毒物，到了中國，無論上上下下，大都趨之若鶩；難道祇有「洋人」聰明，中國人個個自願尋死不成！此無它，「腐化」害之耳。

末了我敢質說：要中國有命，首須自強！要自強，首須解決腐化問題！要解決腐化，非從「民彝」上着手不可！此其一。要融中西文化，須與西人交往！與西人交，須有規矩清潔之貌，方可不爲所惡，而獲切磋之益，亦祇求諸「民彝」便得！二者都非實行整齊，清潔，簡單，樸素之新生活不爲功！

第三章 力行

前曾說過，新生活是行的生活，是行以益智的生活，（參看第一章）照古義

說，便是朱子所云「兼補小學」的生活。但是小學失教，匪伊朝夕，益以「五四」以後，學術淆亂，思想破壞，迄今已到人心皇皇，不可終日的地步，這兼補工作，與其說兼，無寧說專；且須先定若干時期，無論諸色人等，——尤其是智識階級——應該暫停博問思辨，專把新生活切實厲行起來，待有成效，然後兼事學術思想，方爲有本有末之學。孟子嘗說：「志一則動氣，氣一則動志；蹶者趨者是氣也，而反動其心。」足知新生活實在是持氣的工作；苟以誠實態度，無疑慮的奉行勿懈，自然睜面盎背，具行以益智的機能，不由乎此，祇管鬧知，要曉得這知弄得不好，弊病正多！孔子說：

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蕩！好知不好學，其蔽也蕩。（論語陽貨）

人皆曰予知；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避也！人皆曰予知；擇乎中庸而不能以期月守也！（禮記中庸）

這都由於學者失了基本道德的生活，徒聽「知識慾」的需要，專事學術思想

所產生不良的結果！要知「小學」「大學」範圍雖有大小，而所以實行之理，並無大小可言。孔子說：

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！（論語泰伯）

好學之上，加以「篤信」二字，試問「篤信」從何而來？還是強人迷信不成？要知「篤信」裏面的工夫，便是「洒掃應對」務本的小學。形上之學，原自洒掃應對而來；洒掃應對，便是形而上者（參看第一章）。從來「知」「行」不能分離；知便行得，行便知得，聖人所講的話，對於「知行」真似常山蛇首尾相應。你看孔子說：

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！（論語子路）

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，有餘不敢盡；言顧行，行顧言，君子無不慥慥爾！（禮記中庸）

庸言庸行，正是民彝好德之性，人倫日用之常，正是人生基本的學問。莫



把這「庸」當作庸人之庸看待，須知非常之業，原從極平常中變了出來；倘先成心要求非常之業，不從平常身體力行着手，則其結果，正如老子所謂「不知常，妄作凶」！以之服務社會，是很危險的！後漢書載：

陳蕃字仲舉，年十五，閒處一室，庭除蕪穢，父友薛勤謂蕃曰：「孺子何不洒掃」？蕃曰：「大丈夫當掃除天下，安事一室！」（後漢書本傳）

這話出之孺子之口，似乎確有大志。（？）其實正見陳先生「才疏意廣」（東漢黨人通病）的無本之學底表徵！有人譏他，「不能掃除一室，焉能掃除天下？」這正一針見血之談！他老先生日後居然做了太傅，與大將軍竇武同心秉政，「將相調和」要想除滅宦官；不知怎的，事機不密，皇帝被宦官挾去，以與陳竇對抗。陳老先生義形於色，居然挺身而出，似乎正人到場，足退小人「三舍」然者；早被曹節王甫這班「刑餘之人」，當場捉來，殺雞似的買了現帳！弄得竇武莫明其妙。張奐兵進京師，又被王甫等以天子名義挾之以去；奐雖賢者

，亦弄得莫明其妙，混戰一場！竇武自殺。於是宦官大施凶燄，索性把「黨人」誅個盡絕。我們現今看陳蕃這般舉動，真正滑稽得可笑可痛；這都是自小不事根本之學所養成的矜張動氣不良的結果！反之在做入方面，聖人明明道出一行「重於言」的主張，因為思想在原則上本屬自由，祇是身體力行，要須有規矩準繩。竟可以說，思想是自由的，修身是自治的，能自治者方能自由。自由不依自治而自由其由，這自由其由所講的話，儘可說得天花亂墜，揆之實際，毫無着落，正是「彌近理而大亂真」了。所以聖人對「行」，竟說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」；對「言」，竟說「有餘不敢盡」。這種偏重於「行」的態度，亦理勢所不得不然！孔子又說：

子貢問君子，子曰：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。

周氏曰：「先行其言者，行之於表言之先；而

後從之者，言之於已行之後。」（論語爲政）

這種行重於言的話，在論語上不一而足。孔子還說：

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！（論語憲問）

向來釋此章，祇是平講，獨朱子從其語氣上考察，竟作「君子恥其所言而過其所行」（而字注意）來講，更爲透闢精當。俗語常說：「三句不離本行」。看來聖門對於言行的行，也是「三句不離本行！」這個「行」，便是衣食住行的行；便是日用事物通常之行；便是小學洒掃應對之行；便是新生活運動所示「規矩」一清潔」之行。聖賢徹上徹下，祇是做這等實在工夫！看曾子將死的話：

啓予足，啓予手！詩云：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後，

吾知免夫！（論語泰伯）

君子所貴乎道者三：動容貌斯遠暴慢矣；正顏色斯近信矣；出辭氣斯遠鄙倍矣；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！（同上）

你看曾子臨終，所謂「鳥死鳴哀」的時候所留遺訓，不過這幾句話，這便可

見耳目手足辭氣容貌須要整齊，清潔，簡單，樸素以求合乎「禮義廉恥」實爲人生「當務之急」的了！再看孔子的舉動，在鄉黨篇：

席不正不坐，割不正不食。（論語鄉黨）

沽酒市脯不食，魚餒而肉敗不食。（同上）

這豈不是整齊，清潔的表現！孔子又說：

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。（論語學而）

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！（論語里仁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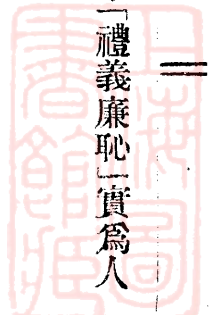
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，始有曰，苟合矣；少有曰，苟完矣；富有曰，苟

美矣。（論語子路）

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，其由也與！（論語子罕）

這豈不是簡單，樸素的表示！孟子說：「形色天性，惟聖人然後可以踐行」

。形色之所以踐，厥爲「九思」。



孔子曰：君子有九思——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。（論語季氏）

這種「九思」，一時要想達到「視遠惟明聽德惟聰」的程度，那有這般容易！我們且從曲禮弟子職所示「毋淫乎」，「毋側聽」諸項做起。我們須要「鈕扣扣好」「帽子戴正」履行這等簡易「新生活須知」以求至乎高明之境。這便是一行遠自邇登高自卑——一種最穩妥無弊的科學方法！所以孔子斷然地說：

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；知我者，其天乎！（論語憲問）

不怨天之「天」，是環境的關係；知我者之「天」，是自己奮鬥出來的一條光明之路。奮鬥方法，就祇「下學上達」四個大字！下學之要，就是如下所述：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！（論語堯曰）

君子無衆寡，無大小，無敢慢。（同上）

新生活之合於古義，既於前述，但要行這生活，却須有一先決條件，足爲

新生活之「綱領提要」。得此綱要，然後九十六條生活須知如水歸壑，便可執簡以御誠與敬警。這條件云何？就是「

誠與敬

說到誠敬，大學上所說「慎獨」一語，更是誠敬唯一關鍵！現在把它引在下
面：

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！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謙；故君子必慎其獨也！

小人閑居爲不善，無所不至！見君子而後厭然，揜其不善而著其善，人之視已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！此謂誠於中，形於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！（禮記大學）

誠敬是修身的關鍵，慎獨又爲誠敬的關鍵；獨是什麼？朱子說的好：

「獨」者，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！（大學章句）



詩不云乎，「鼓鐘在宮，聲聞於外！」內裏的事，從來瞞不住外的，況在今日人心澆薄的時候，除了「自知則昏」以外，其見人之明，真與顯微鏡同其進步！設若反身不誠，不能慎獨，無論什麼遮遮掩掩，終須被人淘出真相！縱不「託以爲直」，這「皮裏陽秋」也是夠受的了，這又何苦來呢！反之，人而果能慎獨，無論智愚賢不肖，都能道其價值出來！

衛靈公與夫人（有人道是南子？）夜坐，聞車聲磷磷，至闕而止，過闕復有聲，公問夫人，知此爲誰？曰：此必蘧伯玉也！公曰：何以知之？曰：妾聞禮下公門，式路馬，所以廣敬也。夫忠臣與孝子，不爲昭昭伸節，不爲冥冥墮行；伯玉仁而有知，敬於事上，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！是以知之。公使人視之，果伯玉也！（列女傳）

孔子稱「衛多君子」！說他的國，一時不致有喪，想見慎獨君子在世的價值了。我這話就此收住！用漢人一句話，爲我輩行新生活者作一結論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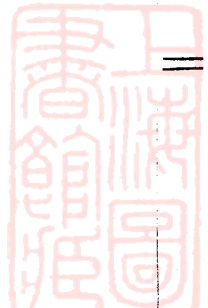
爲治者不在多言，顧力行何如耳！（漢書申公傳）

第四章 自強

文王曰：咨，咨女殷商！如蠭如螭！如沸如羹！小大近喪，人尙乎由行！內與於中國，覃及鬼方！文王曰：咨，咨女殷商！匪上帝不時，殷不用舊！雖無老成人，尙有典刑！曾是莫聽，大命以傾！（詩經蕩之）

古詩蕩之什二章，說詩者云：「假文王咨商以明周室昏亂之意。」周室昏亂到了蝸蟾沸羹，看來「惡化」已是演到最高的限度了！惡化所經過的事實，便是破壞舊有道德，不惟老成凋謝，便是「典刑」，也是非聖無法，不肯稍聽半毫，詩人之意，好像恢復舊有典刑，就可解決國是。但這典刑，早被向來「腐化」份子糟得干干淨淨了！詩大雅抑之篇說：

其在于今，興迷亂於政！顛覆厥德，荒耽於酒；女雖耽樂從，弗念厥紹！罔敷求先王，克共明刑！



政迷亂了，德顛覆了，上上下下，無不耽樂是從，這等頹廢荒淫的狀況，還顧什麼先王明刑？抑篇接着說了

肆皇天弗尙——如彼泉流，無淪胥以亡！……

這便是北齊穆提婆所謂「大家去！大家去！」。橫豎大家去，還顧什麼民族前途！詩人頹廢的話，便源源不絕的來了！

死喪無日，教幾相見！樂酒今夕，君子惟宴！（詩經頗弁）

且以喜樂，且以永日！宛其死矣，他人入室！（詩經山有樞）

這等厭世縱欲之言，出之詩人之口，不惟醉生夢死的人引爲口實，就是要想刻苦自厲發憤爲雄的人，聽了這話，熱度至少減低一半，「亡國之音哀以思」，真有這等事來！這怎麼辦？難道真熱刺刺看大家死去不成？「有心」的詩人，自然在說了

彼有旨酒，又有嘉肴，洽比其鄰，昏姻孔云，念我獨兮，憂心慙慙！（

詩經十月之交

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？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！（詩經黍離）

這「憂」自是心理建設的轉機！但僅憂憂也是無濟於事，詩小宛說：

題彼脊令，載飛載鳴；我日斯邁，而月斯征！夙興夜寐，無忝而所生！

（詩經小宛）

這話庶幾鞭辟近裏來了。顧亭林說：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！」不從我們自己振作起來，徒然諉過於人，扼腕太息，何補於事！「小宛詩人」之風，無怪後世爲人稱誦的了。但是最鞭辟近裏，還當推抑戒之詩；牠在「淪胥以亡」之下，緊緊接着以下數語：

夙興晚寐，洒掃庭內，惟民之章！修爾車馬，弓矢戎兵，用戒戎作，用邊蠻方！

好了！如此纔是「修己以敬」發憤的話兒了。史稱：「衛武公年九十作抑戒以自儆。」人人說道：「七十老兒何所求。」如令九十老兒，還有這般興致，豈祇魯殿靈光，直似「黃髮兒齒」「老馬反爲駒」了！這麼一來，所有從前積習腐化，一概掃蕩淨盡；所有後起惡化，也似「日月既出，燭火自息」不能爲崇於青天白日之下的了。古人云：「天下雖安，忘戰必危。」（主父偃說）又云：「國雖小，忘守必危。」（鄭子產說）這衛武公以老耄之年，刻刻不忘戰守，而戰守之要，即在夙興夜寐洒掃應對之中，他的「兵機」，真是深入淺出，直從「民彝」本源上討究出來，我們須用二十四分的誠敬，恭讀抑戒之篇，以作我們新生活最先的導師！

抑戒的詩，初誦一過，覺他善於用柔；反復迴誦，知他老人家實是最剛不過，這便是洪範「高明柔克」的話，柔以濟剛，並非舍剛而用柔也。剛是什麼？便是「自強不息」。自強便是「自勝」，自勝便是「克己復禮」把他順次記在下面。

天行健，君子自強不息！（易乾象傳）

自勝者強。（道德經）

顏淵問仁？子曰：克己復禮爲仁。顏淵曰：請問其目？子曰：非禮勿視

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！（論語顏淵）

非禮勿視聽言動，就是新生活規矩清潔實地的教訓。聖人教到「一及門」弟子，懷中法寶，依然不過如此，這可見道之真相所在，無容話說的了！我們現今再從理論上闡發過去，我們更進一步，再問禮是什麼？這須窮禮的最初源頭。易傳上說：

物畜然後有禮，故受之以履（易序卦傳）

上天下澤履，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。（易履象傳）

禮是辨上下定民志的東西，我們千萬不要駭怪，且須平心靜氣聽古人說：夫上下之分明，然後民志有定。民志定，然後可以言治。民志不定，天



下不可得而治也！……民志定，而天下之心可一！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，日志於等榮；農工商賈，日志於富侈；億兆之心，交驚於利，天下紛然，如之何其可一也？欲其不亂難矣！（易本義）

諸君試撫心自問，我們今日是否犯了朱子後半所說的病？我們中華民族，是否到了危急存亡的地位？要想救亡圖存，是否須從統一民志着手？要統一民志，是否須明上下之分，以收「百體從令」之效？我們不要胡亂想；今日之事，用不着什麼多大的政治計劃，我們即從今日一齊起來，厲力新生活運動，用系統的秩序的心理建設，同政府站在一條戰線上面！我們須知「禮義廉恥」確是今日救亡圖存的唯一要素，這是我國「古文」上所素有，無待外爍我的！我們重視這唯一要素，比之任何政論還要重要，因為我們曉得非此不足以定心志，不足以圖統一，尤其在今日「龍戰玄黃」的時代，我們出生入死，舍此終無可倖存之理！我更把匹夫起義的明太祖所告徐達等將士的話寫在下面！

禮法國之紀綱，禮法正則人志定，上下安，建國之初，此爲先務！吾昔起濠梁，見當時之將，皆無禮法，恣情任私，縱爲暴亂，不知馭下之道，是以卒至於亡！今吾所任將帥，卽與定名分，明號令，故諸將皆聽命焉。（明典故紀聞）

這可知軍政之必先有禮了！史載：

李愬入蔡州，取吳元濟，元濟請罪，梯而下檻送京師，申光諸屯尙二萬衆皆降，愬不戮一人。其爲賊執事帳內廚廝役，悉用其舊，使不疑，乃屯兵鞠場，以俟裴度至，愬以褰韃見，度將避之，愬曰：此方廢上下分久矣！請因示之！度以宰相禮受懃謁，蔡人箠觀！（新唐書李晟傳）

李愬這番舉動，便是兵法「攻心」的表示，名父之子，固自不凡！（愬李晟子）我們幼讀孟子，覺他所說：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長上，」怎麼便「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」？這恐是歆動時君行仁政的話罷？誰料今日果覺孟

子的話，字字有所着落！兵機之妙，正在如此！你想春秋「城濮之戰」，是否二百四十二年中第一大事？晉楚爭霸關鍵都在於此。晉文公以「險阻艱難備嘗」的脚色，對於這件「大事」，集了許多謀臣，「大蒐」「伐原」做出許多花樣景兒，還是狐疑不決，以至魂夢都在顛倒，那種「其難其慎」的態度，千載之下，也可想見其苦的了，一到「退避三舍」之後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，臨戰之日，他老人家自然要把全數錦囊抖了出來，以爲決勝之地，你道他藏的什麼錦囊？原來春秋傳說了：

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：少長有禮，其可用也！（僖公二十八年傳）

驀然看來，這句「老生常談」怕不似俗劇「空城計」底一回事？但不知怎的，這四個字，內中真像埋伏了十萬神兵，楚左師潰，右師潰，一場決戰，把個敵軍打得落花流水，這豈不是「有禮」的軍隊足操勝算底一場絕好教訓嗎？人若有禮，便是「有勇知方」，人人可以敵愾禦侮。禮記載魯哀公十一年齊人伐魯事

曰

戰於郎，公叔禺人遇負杖人入保者，息曰：仗之雖病也，任之雖重也，君子不能爲謀也，士不能死也，不可。我則旣言矣！與其鄰重汪踣往，皆死焉。魯人欲弗殤，重汪踣，問於仲尼，仲尼曰：能執干戈以衛社稷，雖欲勿殤，不亦可乎！（禮記檀弓）

不惟童子可以請纓死難，卽在孱弱之人，祇要知禮，也可殺身以成其仁。

劉向新序說

白公之難，楚莊善辭母將死之，比至公門，三廢車中，其僕曰：子懼矣，懼何不返？曰：懼，吾私也；死君，公義也；吾聞之，君子不以私廢公！遂入公門死之，

莊善的行爲，甚是可笑！這地去死，實是尋死！但使國人個個像他知公私，明禮義，白公之難，壓根兒也起不來，不待葉公來動手了。因歎莊善這等孱

弱，究竟平時少有訓練！中庸有言：「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！」我從「豫」上聯想到古人論軍有「好整以暇」四字，這「暇」是什麼？大可研究。我以爲國家將興，興在於暇；國家將亡，亡亦在於暇！人有恒言：「飽暖思淫欲。」單是飽暖，未見如此，要須加一「暇」字，——飽暖之下繼以安逸——淫字便在其中了。這暇確是人生最難安排之物！今日相逢，每詢：「近日何以消遣？」一似消遣是人生哲學第一等學問然者！天下萬事萬業，一齊擺在眼前，孜孜矻矻，還恐來他不及，偏是消遣之聲，四面楚歌。醉生夢死之徒，盡在那裏自掘墳墓，過天算天，得樂就樂！我真不解，世人對於時間，何至仇視這般田地？試誦莊子秋水篇「若馳若驟」的話，我們覺得祇此一剎那間，已成萬劫不復的陳迹，爲天地所芻狗！人生不過數十寒暑，造物生人，總有幾分消息，不從立德立功立言做去，試問人生還有什麼真味！最是陶士行的言行一點不錯！

侃在州無事，輒朝運百壁於齋外，暮運於齋內，人問其故？答曰：吾方

致力中原，過爾優逸，恐不堪事！……侃性聰敏，勤於吏職，恭而近禮，愛好人倫，終日歛鄒危坐，閫外多事，千緒萬端，罔有遺漏，遠近書疏，莫不手答，筆翰如流，未嘗壅滯，引接疎遠，門無停客。常語人曰：大禹聖者，乃惜寸陰，至於衆人，當惜分陰，豈可逸遊荒醉，生無益於時，死無聞於後，是自棄也。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，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，悉投之於江，吏將則加鞭扑，曰：撻蒲者，牧豬奴戲耳！老莊浮華，非先王之法言，不可行也，君子當正其衣冠，攝其威儀，何亂頭養望，自謂宏達邪？有奉饋者，皆問其所由，若力作所致，雖微必喜，慰賜參倍；若非理得之，則切厲訶辱，還其所饋。嘗出遊，見人持一把未熟稻，侃問：用此何爲？人云：行道所見，聊取之耳，侃大怒曰：汝旣不佃，而戲賊人稻，執而鞭之。是以百姓勤於農殖，家給人足。（

晉書陶侃傳）

像陶公這等刻苦自厲，愛惜光陰，暇字在他手中，竟成無邊法寶！無怪人說：「取天下當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」了！這還有什麼孱弱病態存在呢？因歎在晉室偏安「清談」養望的時候，偏是陶公具此毅力，雞羣鶴立，誠爲難能。吾觀晉室清談之禍，今日幾有復燃之勢，人人都有「打打馬將，國家事，管他娘！」底心理。士君子們所講的話，不是尖刻，便是俏皮：「蓬首跣足自謂弘達一之言，直是觸目皆是；看來國是也要壞在這等上面。稽康絕交書說」

吾每讀向子平臺孝威傳，慨然慕之，想其爲人！少加孤露，母兄見驕，不涉經學；性復疏懶，筋駑肉緩，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，不大悶痒，不能沐也。每常小便而忍不起，令胞中略轉乃起耳！（稽康與山巨源絕交書）

寫到這裏，不禁失笑！記得懶殘和尚不肯爲自己俗人拭涕，嵇公竟似不肯

爲俗人撒溺，名士風趣，直令人想像不來。這「筋驚肉緩」四字，真形得十分神致，剛與「肌膚之會，筋骸之束」，成了一個恰好反比。如說賢聖的話是不錯的，這嵇老先生總不是做人的模樣兒罷？新生活運動，最忌這等人物！人說嵇康所以致死，實爲「龍性難馴」過剛所致。我說「筋驚肉緩」，本是尸居餘氣，雖欲不死，亦不可得！剛自美德，祇如嵇公的剛，或不免如漢景帝所謂「沾沾自喜」，這是本有殺身之禍的！（景帝論魏其沾沾自喜，魏其果不善終），論語說了

子曰：吾未見剛者。或對曰：申枏。子曰：枏也慾，焉得剛！（論語公冶長）

子曰：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！好剛不好學，其蔽也狂。（論語陽貨）

申枏的慾，我們不得而知，但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如後人所說「悻悻自好」的罷？悻悻自好，便是狂的別名。其實狂亦是美名，自強本質，端在於狂，只狂須要加裁，論語說

子曰：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也。（論語子路）

子在陳曰：歸與歸與！吾黨之小子；狂簡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！（

論語公冶長）

狂是少年志氣剛強，視天下無難事然者。狂雖裁成，方爲真剛。世稱李少荃入曾文正幕，文正明知其才，以其世家子弟，故裁抑之，乃至起居飲食，無不管束綦嚴。及規蘇常，文正乃以李薦，謂其「勁氣內斂」，才可大用，及後果然！或問勁氣如何斂法！這便是「高明柔克」的話。嚮子曰：「欲剛必以柔守之」。古人常美「齒敝舌存」，此言最是害道！我且問他，齒苟敝矣，人將就木，還要舌存何用？老氏「守雌」「致柔」之道，一時不要上他的當，他的哲學，我們高攀不及，你道他真柔，他恐是「內極剛而外極柔」，只這裏面的剛，他却自謂至寶，無論如何，不肯稍露一點風聲。但他的話，頗有殺氣，如說「將欲……」

必先……」的話，純是陰謀（在他是說天道）活躍！後儒把他列入「兵家」，煞有見地。我們如今不要這個，不過我們對剛，須要一種涵養功夫。古人說：「必有忍乃能有濟，有容德乃大。」（古文尚書太甲）

「忍」與「容」，都是涵養剛德的了。只忍是治標，容是治本；忍則一時可效，容須要有根柢。史記淮陰列傳說。

淮陰少年辱信——韓信——者曰：若好長劍，中情怯耳！又曰：信能死刺我，不能死，出我胯下！於是信熟視之，俛出胯下匍伏！一時人皆笑信以爲怯。（史記淮陰侯列傳）

這是一時之忍，後來信自己也說出來了。至於容，倒很難說，史載。——初狄仁傑未相時，師德嘗薦之，及爲宰相，不知師德薦已，數排師德，令充外使，則天嘗出師德舊表示之，仁傑大慚。謂人曰：吾爲婁公所舍如此，方知不逮婁公遠矣！（舊唐書婁師德傳）

以一「唾面自乾」的婁師德，自然處處都能含容。這等含養，我們學他不來，弄得不好，或者還要流弊。我們只要以忍濟剛，再加以憂勤惕厲，自然可以達到自強不息的地步。我們仍要從夙興夜寐洒掃應對做起，因為這是惟民之章！我們須知憂勤惕厲是人生不可斯須離身的一件事，最是唐風蟋蟀篇做得真好。

蟋蟀在堂，歲聿其莫；今我不樂，日月其除。無已太康，職思其居！好樂無荒，良士瞿瞿！（詩經蟋蟀）

唐邑在山西，據云帝堯舊都，大有古人淳樸之風。我們讀了這詩，宛若置身羲皇；有時手舞足蹈，有時竟覺傷感淚落！這「無已太康」四字，虧古人怎麼順口轉了出來？這等安不忘危「憂深思遠」底忠實態度，如何不使千載之下有所興起！（往讀梁鴻「五噫」之歌，心想當明章二帝全盛時代，他所噫的，究竟是什麼？還不是這無已太康的意思嗎！）我嘗對人說：『凡人到快意肆志的時候，祇

要暗地裏呼聲「嚟呀」，那種志滿的病，立可減去大半。」這便是謙受益之道。你看楚國在春秋時一等強大，諸侯每每受他侵凌，他的強大，原有他世世相守的祕訣！春秋傳說。

楚自克庸以來，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。于！民生無之不易，禍至之無日，戒懼之不可以息！在軍，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。于！勝之不可保，紂之百克而卒無後，訓之以若敖貽冒，筭路藍縷，以啓山林。箴之曰：民生在勤，勤則不匱。（宣公十二年傳）

你看這不是舉國一致站在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」的一條戰線上嗎！這等民族，怎能使他不強盛呢；嗚呼！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。新生活運動，揆之古義，若合符節；按之近狀，論其綱要，實在統一民志，自強不息，以求全國國民生活軍事化，是則所謂當務之急，非此不足以救亡而圖存也。錄鴟鴞篇以定「亂」之卒章。

鷓鴣鷓鴣！——既取我子，毋毀我室，恩斯勤斯，育子之闕斯！
迨天之未陰雨，徹彼桑土，綢繆牖戶；今此下民，或敢侮予！
予手拮据，予所捋荼，予所畜租，予口卒瘁；曰予未有室家！
予羽譙譙！予尾傴傴！予室翹翹！風雨所飄搖！予惟音——曉曉！（詩

經鷓鴣）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2 9222B



勘誤表

頁數	行數	數字	字數	正	誤
二	二	一	四	以	之
二	一	七	二	惟	謂
七	一	九	一	一	一
八	八	八	八	實	惑
一	一	八	一	庸	和
一	一	〇	一	懿	彝
一	二	三	三	夜	晚
二	二	二	五	尊	等
二	一	九	一	帳內廚廩 ^〇 廩役	帳內廚廩役
二	一	一	九	於	如
二	一	六	二	民生之不易	民生無 ^〇 之不易
二	一	七	一	〇	息
二	一	七	一	〇	息



新生活運動彙編第三集

新生活
古義
民彝論

著作者 何燦

編訂者 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

印行者 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出版



170

